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柳河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著

凌獨見編

國語文學史

一冊九角

全書分七篇。首二篇論文學的性質及國語文學的關係。以下各篇。從唐虞起至中華民國止。分爲四期。繁徵博引。共收詩詞一千二百餘首。材料豐富。得未曾有。爲中等學校最切用之教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506)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回(林氏選評
名家文集 柳河東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 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柳河東集選本序

唐之知柳州者莫若昌黎。次則劉賓客。又次則皇甫持正。其餘諸人咸哀傷其淪謫。甚有忌其才高。樂其抑塞而死者。宋景文爲唐書。尤曲爲之解。平心而論。王叔文之獄。尙有可白之處。特以成敗論人。則叔文之獄。萬古無反案矣。吾獨慙宋人嚴氏有翼之言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引用。禹錫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黨人遂無復見雪矣。諒哉言乎。憲宗令辟元和治朝。韋臯有重

名。斥子厚爲黨人。孰敢爲之伸辯。蓋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矧明天子所示罰。又將何力以爭。故柳州雖予許孟容書。剖心泣血。孟容亦僅能徒呼負負而已。昌黎心知其枉。盛推子厚之爲人。及其爲文。一涉叔文事。但如輕煙澹雲。一瞥卽逝。不着重筆。嗚呼。以昌黎之力。尙不能救子厚。又何能自振於唐世耶。顧君子之論人。當歸平允。但舉子厚以柳易播一事。何殊羊左所爲。天下烏有小人而能行君子之義。且能爲君子之文者耶。余生平心醉者韓柳歐三家。而於柳之遊記。顛倒尤深。乃苦無善本。如增廣註釋音辯柳集四十三卷。及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咸不可得。僅有亡友李佛客所遺濟美堂柳集。而中多謬舛之處。不一而足。凡有可疑。遂不敢錄。僅得此區區者輯以問世。若買櫝還珠之誚。吾固受之無敢曉辯者也。壬戌九月一日林紓序

柳河東集選本目錄

懲咎賦

夢歸賦

囚山賦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封建論

六逆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道州文宣王廟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湘源二妃廟碑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

史鄧君墓誌銘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鵠說

捕蛇者說

說車贈楊誨之

謫龍說

巖說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蝮螥傳

宥蝮蛇文

憎王孫文

霹靂琴贊引

三戒

鞭賈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送崔羣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從兄僊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澥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方及師序

送僧浩初序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鐵爐步志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钴鉤潭記

钴鉤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顧十郎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友人論爲文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河東集選本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今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繁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譎。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廬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遛。日霾曠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縻禁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軼軻。義余志之脩蹇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余恆謂屈原之騷谷風也。理直詞壯。卽有複疊之語。亦猶善哭其夫之人。雖瑣細不已。咸有條理。在內柳州之騷。氓也。失身鄙人。情罪皆實。然初志原不如是。怨天怨人。皆無著。但有怨己而已。其罪當誅。而其情可諒也。此賦入手以觀古怪。今爲詞所志不小。至余志有獲。則博得顯仕時矣。愚者果於自用。指叔文也。天地否隔。則順宗不豫。憲宗監國時矣。南適者初貶。

邵州也。重仍禍譴者，再貶永州也。以下均敘南遷之風物，直逼涉江至進路，劃絕伏匿不果，均是自怨自艾之詞。至於余齒有懲，句哀極矣。悲中帶怨，與屈原之騷小同，而大異。學者能辨谷風與氓，便知騷與柳州之異矣。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於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歛騰踊而上浮兮，俄滉瀆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顯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馭儼儼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纏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瀾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澗汨兮，進惛惛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忽崩騰以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巖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曠黃之黥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懽兮，心回互以壅塞。鐘鼓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罽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

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
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
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夢歸者決無歸日。但歸夢迷離中。略見故鄉耳。一開口用一惟字。便沈痛不見星辰。不見水
陸。是夢中之道路。心在西北。似亦有人鉢以西北之歸路。鉢音述導也。以下均夢境所歷。在
崩竊上下中。見故鄉矣。一切均在模糊之中。忽爲鐘鼓驚醒。自覺此身仍在囚中。桎梏被體。
從愉快中又覺失意。於是強自寬解。用仲尼居夷語。自鎮到底。終是羈旅之人。因有首邱之
思。還他一箇歸字。極虛無之題目。卻做得有聲有色。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迥兮。若重墉之相襲。爭生角逐。上軼旁出
兮。其下坼裂而爲壕。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
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爲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攢林麓以爲叢棘兮。虎豹咆嘯。代
狴牢之吠嗥。胡井眚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兇吾爲。桎

兮。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此賦與公山遊各記大忤公記山水則極其幽媚。驀然有囚山之作。則所作之遊記皆棄紙耳。按公此賦在元和九年。憲宗在上朝野肅然。公甚思歸朝。故覺山居爲可厭。觀末二語。聖理賢進。則一身之淪落。不能不感傷也。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折墜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驚鳥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覺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始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

飛精兮。黜廖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狃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涸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暇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余忠甫。

此文應分爲四段。有周之羸兮至大夫之差爲一段。河渭潰溢至病百伸一爲一段。挺寡校衆至凝冰自慄爲一段。圖始慮末至敬余忠甫爲一段。第一段傷萋弘之不遇時也。第二段敍萋弘之躬遭橫禍也。第三段專敍萋弘之忠惴。第四段爲結論。造語奇麗而音節復悲梗。動人宋玉不能過也。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墜衛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嘷兮。孤雄束咩。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

若繡黼。橫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曉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慝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蹟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惴惴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穢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娉辭之矚朗兮。世界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卒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此文頗爲世非笑。暑無咎謂子厚之弔屈原殆困而知悔其詞慙矣。但論其文亦不如賈誼之發自惴惴。姑存其篇可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

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